

清成十三朝演義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却說諸清將殲滅濱藩，陸續班師，到了北京，聞尚之信，耿精忠亦已逮到治罪。原來尚之信歸命後，清廷屢促出師，他只逗留不進，及三桂已死，始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之信弟之孝，謀襲藩位，遣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密。清京遂遣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當由都統王國棟出證罪狀之信，聞知自廣西馳歸，襲殺國棟。宜昌阿便檄粵軍擒歸之信，有旨賜死之孝，亦坐罪革職。尚藩完了。耿精忠亦爲諸弟所劾，召至京師，交部議罪。大學士明珠首言精忠應加極刑，遂把精忠磔死。耿藩又了。惟孫延齡妻孔四貞，爲太后義女，且勸夫反正，先至京師聲明，有旨實封郡主，祿贍終身。於是大赦天下，詔戶部發帑代償宿負，并減免用兵各省賦稅，特下一道明諭道：

當漢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謾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國本部十八省及關東三省，都屬大清版圖，真成了浩蕩乾坤，昇平世界。獨有臺灣，鄭經抗志海外，偏不受清朝命令。海外田橫。先是精忠叛清時，與經同攻廣東，精忠歸閩，降清。汀州、泉州、漳州等郡，皆爲經所據。精忠與清親王傑書合軍攻經，收復各郡。經退守廈門，嗣復令部將劉國軒等分路入犯，攻陷海澄，圍攻漳泉，巡撫吳與祚與將軍賴塔出兵泉州，總督姚啓聖與提督楊捷出兵漳州，鄭軍始退。只海澄仍爲國軒所據，湖南水師萬正色督率戰艦二百艘，由海赴閩，與吳等水陸夾攻，遂復海澄，并奪回金廈二島。鄭經及國軒仍退據臺灣。將軍賴塔意欲招撫鄭經，省得再來纏擾，遂着人致書鄭經道：

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

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荆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失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鄭經得書，覆請如約，只要把海澄縣作爲互市公所。賴塔到也，有意允許，不意總督姚啓聖，偏說出許多後患，堅持不可。偏是漢人作梗。一場和議，化作飛灰。

鄭經有子數人，長子克塽，最賢，頗知禮賢下士，經連年出外，一切國事，都交克塽管理，並不聞有什麼失政。只克塽乃是乳婢所生，並非嫡出，家人統看他不起，不過鄭經愛寵克塽，又無過可摘，只得大家隱忍。嗣鄭經連爲清軍所敗，退歸臺灣，鬱鬱不得志，乃效戰國時信陵君故事，日近醇酒婦人，藉消愁悶，那裏曉得酒能伐性，色足戕身，警世名言。天下沒有流連酒色的人，能延年益壽，不到一二年，釀成一種頭昏目眩的病症，心腎兩虧。日漸加重，竟致不起。遺言命克塽嗣位，奈家人素來輕視克塽，羣小又憚他明察，合力搆謀，不怕克塽不死。侍衛馮錫範甘作禍首，勾通內外，此時成功妻董氏尚存，聽了左右讒言，平白地將克塽酖死，擁立鄭經次子克塽爲主，襲爵延平郡王。克塽幼弱，不能理事，諸事統由馮錫範決斷。錫範驕橫不法，大失人心。臺灣要保不牢了。諜報傳入內地，閩督姚啓聖非常得意，想乘此吞滅臺灣了。

姚啓聖係浙江會稽人，證明漢族。少年時已膽大敢爲，後來從征有功，康親王傑書竭力保奏，竟擢爲福建總督。

福建迭遭兵燹，十室九空，康親王收服耿藩，驅逐鄭氏，表面看是平靖，內容實是撩亂。當時閩中住着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及將軍都統各員，都帶着皇室禁旅，滿洲健兒。這班兵士，吃了百姓的糧米，佔了百姓的房屋，還要百姓的子弟，給他當差，百姓的妻女，畀他侍寢，可憐這等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到了康親王奉旨班師，兵士們擄去金

帛，不可勝計。還有眉清目秀一班俊僕，嬌嬌滴滴的一班婦女，兵士不肯舍去，也要把他帶回。姚啓聖假義行仁，面請康親王下令禁止，暗地裏設法償還，計捐金二十萬兩，拔還難民二萬多人，這不可謂非姚氏功德。因此閩人感激異常，多擺着長生祿位，供奉這位總督姚公。人人說亂世時難以做官，吾謂亂世時做官反易，如若不信，請看姚啓聖。啓聖暗想，人民已受籠絡，功勞還是尋常，總要做一件大大的事業，方不愧爲清家柱石。適值臺灣內亂，立即奏了一本，說是臺灣主少國危，時不可失。康熙帝便令王大臣會議，內閣學士李光地請即照准。康熙帝遂降旨准奏。啓聖復力保降將施琅，材可大用，得旨授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銜。武將加文銜，也是清朝規舉。

施琅本鄭氏舊將，習知海上險要，到任後，日夕督操，練成水師軍二萬，分載戰船三百艘，指日攻打臺灣。會彗星出現，尙書梁清標及給事中孫蕙疏陳天象告警，不宜用兵，有詔暫停進剿。施琅力主出師，朝議又遷延數月。到康熙二十二年，因施琅屢次上奏，遂如所請。又是一個賣主求榮。臺灣在福建東北，姚啓聖欲候北風進取臺灣，施琅

獨請乘南風先取澎湖。且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臺灣不戰自潰。」遂疏請力任討賊，留督臣在廈門濟餉。康熙帝又言聽計從，於是施琅遂進兵澎湖。守將劉國軒四面築垣，環列火器，把澎湖守得格外嚴密。施琅遣游擊藍理爲先鋒，乘潮進薄，自乘樓船繼進。國軒令守兵連放火砲，間以矢石，自晝至夜，相持不下。忽然颶風大起，波如山立，戰船隨流簸蕩，支撐不住。國軒駕船而出，直衝樓船。施琅急督兵迎敵，猛被一箭射來，正中琅目，琅不禁失聲，幾乎跌倒。幸虧總兵吳英見主帥受傷，一面令親卒保護施琅，一面率軍士力戰，砲矢齊發，射退國軒。大風亦漸漸平息，兩邊鳴金收兵。

次晨，施琅定計分攻，力懲前創，命總兵陳蟒率五十艘攻雞籠，總兵魏明率五十艘攻牛心灣，自督五十六艘分作八隊，直搗中堅，仍用藍理爲先鋒。另具八十艘爲後應。國軒見清軍繼出，正擬堅守，仰見東南角上微雲漸合，立命發兵。部長曾遂道：「施琅再來，必懲前轍，我軍不如固守爲是。」國軒道：「今日必有大風，正可一鼓殲敵。」

何爲不出？曾遂問道：「主帥何以知有大風？」國軒以手指東南角，示曾遂道：「汝在海上多年，難道不知海上氣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麼？」曾遂喜躍而出，率領戰艦，先來迎敵。適遇一清艦駛至，舟上大書藍理二字，曾遂知清軍前鋒已到，喝令水兵接仗。此時正值盛暑，藍理裸着半體，立在船頭，兩手執着雙刀，先把敵兵劈下了數十個。敵兵見藍理兇猛，各執長槍刺來，藍理將雙刀亂削，創斷槍桿無數，又砍了好幾個敵兵。自身也着了十多鎗。誰叫你裸體

陡遇一彈飛來，掠過藍理肚腹，藍理向後而倒。那邊曾遂大呼道：「藍理死了！」突見藍理躍起，持刀大吼道：「藍理尚在，曾遂死了！」應對有趣。復連呼：「殺賊殺賊！」震聲如雷。施琅聞藍理被傷，急率軍艦上前，見藍理腹破腸出，鮮血淋漓，忙令藍理弟藍瑗、藍珠、翼、藍理下了小舟，掬腸入腹，裹好創處，載回營中。

說時遲，那時快，國軒已聯檣而來，接應曾遂，奮力相撲。施琅命各隊分別，人自爲戰，槍戟並舉，箭彈互施，真殺得天日無光，風雲變色。突然間，天空中一聲霹靂，響徹海濱，國軒不勝駭愕。曾遂以下諸將士，都相顧失色，軍心一亂，那裏還顧抵敵？眼見得敗陣退還。清軍乘勢掩殺，焚毀敵艦百餘艘，斃敵兵萬餘名。國軒倉卒退至牛心灣，遇清將魏明殺來，不敢抵當，另走鷄籠嶼，又遇着清將陳蟒，前後左右，統是清兵，沒奈何逃奔臺灣去了。

施琅乘勝至臺灣，舟泊鹿耳門，膠淺被擱，敵艦復來攻擊。施琅連忙對仗，火箭火彈互擲，一陣怎奈敵兵如蟻而來，施琅舟不能動，被他四面圍住。正緊急間，藍理搖舟來救，敵大驚，相率披靡。藍理左手執盾，右手執刀，躍上敵船，連斬巨魁十餘人，敵兵鳧水遁去。乃請施琅易舟，琅執理手，併問創疾。藍理笑道：「主帥有急，就使創裂至死，亦顧不得許多。」副將義務理應如此遂與施琅轟擊鄭軍，鄭軍退去。

次晨，海上大霧迷濛，潮高丈餘。施琅、藍理等鼓舟而入，國軒方在島上督守，見清軍隨潮進來，推案起立，歎道：「聞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潮漲，今又這般，豈非天數麼？」遂遣使迎降，繳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獻出臺灣版籍。自順治十八年，成功據臺灣獨立，二十三年而亡。

施琅遣人由海道告捷，七日至京，康熙帝大喜，封施琅爲靖海侯，命克塽等入都，授克塽海澄公，劉國軒馮錫範亦封伯爵。克塽以下皆得受封，康熙帝算是厚道，然馮錫範亦得伯爵，未免賞罰不當。遂於臺灣闢地墾荒，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遠達海外，琉球暹羅安南諸國都遣使朝貢，連歐洲的意大利荷蘭等國亦通使修好，請開海禁，求互市。廷議准海濱通商，設粵海關，海濱海四關置吏權稅，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礎，小子且按下慢表。

且說中國北方有個俄羅斯國，元朝時已被蒙古兵滅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羅斯又漸漸強盛起來，把蒙人盡行驅逐，獨霸一方。滿清初興，遣兵略黑龍江，俄羅斯亦發遠征軍，越外興安嶺，到黑龍江北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遠略，俄將喀巴羅領了幾百個俄兵，將黑龍江北岸的雅克薩地佔據了去，用土築城，屯兵把守，復分兵下黑龍江，被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爾呼達先後擊退，只是雅克薩城佔據如故。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內無事，康熙帝想驅除俄人，略定東北，先差副都統郎坦託名出獵，渡過黑龍江，偵探雅克薩城形勢。郎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掃除，康熙帝乃決意征俄，預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甯古塔督造大船，并築造墨爾根齊齊哈爾兩城，添置十驛，以便水陸通餉。又遣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籌畫戰備，令蒙古車臣汗斷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薩城出發，直到黑龍江下流，適遇清船巡弋，一鼓而起，把六十多個可薩克兵盡行拏住。模里尼克沒有飛毛腿，自然一併捉來，送到齊齊哈爾拘禁。

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薩城勸降，俄兵不從。

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約萬人，隨帶巨礮二百門，水軍五千人，戰艦百艘，從松花江出黑龍江，齊集雅克薩城下。俄將圖爾布青嚴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讓，引兵歸國。圖爾布青恃着驍勇，不肯聽命，清兵始用巨砲轟城。圖爾布青開城接戰，以一抵十，以十抵百，到也一番鏖戰，確是一員勇將。怎奈衆寡懸殊，究不相敵，只得棄了土城，退至尼布楚。彭春令軍士將土城毀去，率兵凱旋，誰知到了次年，圖爾布青

借了陸軍大佐伯伊頓，又到雅克薩地，不怕死的硬頭皮。築起土壘，駐兵守禦。彭春復引兵八千，運大礮四百門進攻，圖爾布青令伯伊頓守住土壘，自率部兵抵死拒戰。他手下不過四百多人，前次傷亡了數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獨能與八千清兵往來衝突，清兵圍住了這邊，他衝到那邊，圍住了那邊，復衝到這邊。清初勁旅，尙難把三百俄兵一鼓殲滅，可見俄兵強悍情形。彭春焦躁起來，督令開礮。圖爾布青還不管死活，來奪砲具。轟的一聲，圖爾布青中彈倒斃，俄兵方逃入壘中。

伯伊頓部下，亦祇一二百名，同了圖爾布青部下遺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礮轟壘，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彈，彈來躲入，彈止鑽出，壘有殘缺，隨時修補，弄得清兵沒法。適荷蘭貢使在都，自稱與俄羅斯毗鄰，願作居間調人。康熙帝遂命荷蘭使臣遣書俄國，責他無故寇邊，旋得俄皇大彼得覆書，略言：「中俄文字，兩不相通，因致衝突。現已知邊人構釁，當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圍兵。」康熙帝因窮兵徼外，未免過勞，遂允與議和，飭彭春解圍暫退。於是俄遣全權公使費耀多羅，到外蒙古土謝圖汗邊境，遣人至北京，請派官與議。康熙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會，途次聞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不便交通，復折回京師，再遣從官遶道出境，通信俄使，議定以尼布楚爲會場。索額圖又奉使至尼布楚，帶領西洋教士張誠、徐日昇作爲譯官，另備精兵萬餘人，水陸並進，直達尼布楚城外。俄使費耀多羅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見清使兵衛甚盛，頗有懼色。外交全恃兵力。次日在城外張幕開會，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手執兵刃，侍立兩旁。俄使開議，語言轉礫，索額圖全然不懂，經張誠繙譯，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龍江南岸歸清，北岸畀俄。索額圖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議和，須東起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湖殖民地，一律歸我方。」以尼布楚歸中國，足阻俄人東來之鋒，索額圖初議，復是有理。俄使費耀多羅，也不懂索額圖的說話，復由張誠譯出，交與俄使。俄使閱畢，只是搖頭。索額圖見和議不諧，徑自回營。翌日復會，索額圖稍稍退讓，擬把尼布楚地作爲兩國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額圖又盛氣回營。張誠等往來調停，復由索額圖少讓。

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所有額爾古納河南堡寨當盡移河北。俄使向堅執不從，索額圖遂召水陸兩軍會齊城下，擬卽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於康熙二十八年訂約互換，約凡六條，大旨如左：

-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 四 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辦。
 -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 六 行旅有官給文票，得貿易不禁。
- 約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作爲界標，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這叫作中俄尼布楚條約。正是

外交開始成和約，後盾堅強忱外人。

自是中俄修好，百餘年不興兵革。蒙古以北，已斷轆轤，只蒙古尚未平靖，且待下回再說平定蒙古的方略。

臺灣孤懸海外，向未入中國版圖。鄭成功占踞二十餘年，至其孫克塽降清，臺灣始爲清有，風止潮漲，一戰成功，豈真天意使然？亦強弱不敵之一證也。至若尼布楚議和，清史上稱爲最榮譽之條約，實則俄兵遠來，勢孤而弱，清軍近發，勢盛而強。此約之成，寧非強弱不同之再證乎？然彭春再出，窮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薩土壘，索額圖原議不諧，終至讓步。俄之強已可知已。文中一鱗一爪，莫非敘述，亦莫非眉目，在善讀者默會可耳。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閩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上回說到索額圖赴會時，本自蒙古通道，因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中道被阻，以致折回。索額圖與俄訂約，已於上回敘畢，只準噶爾搆兵一事，還未說明。本回正要續說下去，却說中國長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與長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稱內蒙古；內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爾喀蒙古，亦稱外蒙古，這兩部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還有一部在西邊，叫作厄魯特蒙古，乃是元太師脫歡及瓦剌汗也先的後裔。漠南蒙古內分六盟，清太宗時已先後歸附，獨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尚未帖服。喀爾喀還遣使乞盟，厄魯特從未通使。清朝亦視同化外，不去過問。只厄魯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碩特部，一名準噶爾部，一名杜爾伯特部，一名土爾扈特部。準噶爾部最強，順治年間，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併吞附近部落，勢力漸盛。康熙初，渾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爾丹，把姪兒殺死，篡了汗位，（外人稱頭目爲汗）并將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盡行霸據，於是向東略地，欲奪喀爾喀蒙古。

喀爾喀蒙古，舊分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土謝圖與札薩克相連，札薩克汗娶了一妾，人人說他是西施轉世，天女化身。此女又來作祟。藍名傳到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竟成了一個單相思病，他竟想出了一個計策，陽稱到札薩克部賀喜，令部下包裹軍械，分載囊駝身上，假說是賀喜的送禮，隨帶了部役數百名，向札薩克部進發。這蒙古地方，本沒有什麼宮室城郭，就使是頭目住所，也不過立個木棚，疊些土壘，便算了事。土謝圖汗既到，就有札薩克部役接着通報頭目。札薩克汗出來迎入，席地而坐。土謝圖汗便道：「聞得貴汗新納寵姬，特來道賀！」札薩克汗答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妾已娶得多日了。」土謝圖汗道：「敝處與貴部雖係近鄰，有時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

方知特備薄禮相遺，尚祈笑納。」札薩克汗道：「這是不敢拜領了。」土謝圖汗道：「這也何必客氣！只是貴姬豔名遠噪，叨在鄰誼，可否一容相見？」札薩克汗道：「這又何妨？」說罷，便召愛姬出室，與土謝圖汗相見禮。土謝圖汗見他頗長白皙，楚楚可人，不覺心旌搖曳，魂魄飛揚，即定一定神，召部役解囊入內，喝聲道：「何不動手？」札薩克汗茫無頭緒，但見土謝圖汗的部役從囊中取出物件，光芒閃閃，都是腰刀。好一分賀禮。札薩克汗也管不得愛姬轉身就逃。那位愛姬，正想隨走，怎奈兩脚如釘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謝圖汗攔腰抱住，出外就跑。喜可知也。這等部役一聲吆喝，趕了驢駝，都回去了。

札薩克汗既失愛姬，頓時大怒，召齊部役，來攻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知札薩克汗不肯干休，急遣人聯絡車臣汗與札薩克汗對敵。札薩克汗不能抵當，率衆敗走。三部相鬪，遂惹出一個大禍祟來。禍首非別，就是準噶爾部大頭目噶爾丹。其實禍首不是噶爾丹，乃是札薩克的美姬。噶爾丹聞了此信，差人到札薩克部，願與調停。札薩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謝圖部，索還愛妾。覆水難收，索還何用？原使應命至土謝圖，坐索札薩克汗的愛姬。看官，你想土謝圖汗費了好些心機，把這個美人兒抱回取樂，那裏肯原璧歸趙？已非全璧。偏這使人惡言辱罵，惱了土謝圖汗，將使人殺死，噶爾丹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來攻土謝圖。土謝圖汗大懼，忙整守備，待了數月，毫無影響，到邊界窺探，亦沒有俄兵入境，只有幾個外來喇嘛，四處游牧。蒙古向以游牧爲生，鄰境往來，也是常事。土謝圖汗毫不在意，鎮日裏與搶來的美人調情飲酒，不防噶爾丹領了三萬勁騎，道出札薩克部，越過杭愛山，直入土謝圖境，與游牧喇嘛會合，使爲前導，引至土謝圖汗住所。時正夜靜，土謝圖汗擁着美人酣臥帳中，忽覺得火燄騰起，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也不辨是何處人馬，忙從帳後竄去。噶爾丹殺入帳中，不見一人，到處搜尋，只剩得一個美人兒睡在床上，縮做一團。噶爾丹也不去驚他，命部騎在帳外駐紮，自回內室，做了札薩克汗第三，慢慢的抱住嬌娃，享受個中滋味。一夕換得二郎君，畢竟美人有福。到了次日，復分兵爲兩路，一路東出，襲破車臣部，一路西出，襲破札薩

克部。假虞伐虢，噶爾丹頗有狡謀。他便踞着喀爾喀王庭，募集兵士數十萬，聲勢大張。

這喀爾喀三部人民，窮蹙無歸，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國乞降。康熙帝命尚書阿爾尼發粟賑贍，且借科爾沁水草，暫畀游牧。噶爾丹也遣使入貢。康熙帝便令阿爾尼勸諭噶爾丹，要他率衆西歸，盡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拒絕清命，反日夕練兵，竟於康熙二十九年，借追喀爾喀部衆爲名，選銳東犯，侵入內蒙古。尚書阿爾尼急率蒙古兵截擊，噶爾丹佯敗，沿途拋棄牲畜帳幔。蒙古兵貪利爭取，隊伍錯亂。噶爾丹返身來攻，阿爾尼不及整隊，被他一陣掩擊，殺得大敗虧輸，鼠竄而遁。

康熙帝得了敗報，定議親征。先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率同皇子允禔，出長城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長城喜峯口，並命阿爾尼率舊部，會裕親王軍，聽裕親王節制。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擬親幸邊外，調度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啓鑾出巡，方出長城，忽得探報，恭親王軍在喜峯口九百里外，被噶爾丹殺敗回來。康熙帝命諸軍急進，途次又聞噶爾丹前鋒已到烏蘭布通，距京師只七百里。康熙帝到也驚愕起來，飛詔徵調裕親王軍，到烏蘭布通，會截敵兵。旋得裕親王軍報，已至烏蘭布通駐紮，帝心少安。

且說噶爾丹乘勝南趨，到烏蘭布通，遇着清營阻住，遂遣使入見裕親王，略言追喀爾喀離人，闌入內地，非敢妄思尺土，但教執畀土謝圖汗，卽當班師。裕親王福全，把來使叱回。次日，兩軍對仗，噶爾丹用了駝城，依山爲陣，什麼叫作駝城？他用臺駝萬餘，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蓋溼氈，環列如柵，作爲前蔽，所以名叫駝城。前有象陣，後有駝城，到是極妙巧對。清軍隔河立陣，前面純立火砲，遙轟中堅。自午至暮，駝皆倒斃，駝城中斷。清軍分作兩翼，越河陷陣，遂破敵壘。噶爾丹乘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營乞和。福全飛報行在，有詔「速卽進兵，毋中他緩兵」之計。於是福全急發兵追趕，已自不及。噶爾丹奔回厄魯特，遣失器械牲畜無算，復遣人齎書謝罪，誓不再來犯邊。康熙帝偶有不

滿，遂諭來使回報噶爾丹，嗣後不得犯喀爾喀一人一畜，來使唯唯而去，遂詔諸王班師。第一次親征，第一次班師。

三十年，康熙帝以喀爾喀新附部衆數十萬，應用法令部勒，且準部寇邊，由土謝圖汗啓覺，不能不嚴加訓斥，乃議出塞大閱，先檄內外蒙古各率部衆，豫屯多倫泊百里外，靜候上命。過了數日，車駕出張家口，至多倫泊，盛設兵衛，首召土謝圖汗，責他奪妾開釁。土謝圖汗頓首謝罪，帝乃加恩特赦，留他汗號。復諭車臣札薩克二汗，約束本部，永遠歸清，二汗亦叩首謝恩。於是編外蒙古爲三十七旗，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例。又因蒙古俗素信佛教，命在多倫泊附近，設立彙宗寺，居住喇嘛，仍聽蒙人游牧近邊，自此外蒙歸命。

隔了兩年，擬遣三汗各歸舊牧，誰知噶爾丹又來尋釁，屢奉書索土謝圖汗，并陰誘內蒙古叛清歸己。科爾沁親王據實奏聞，康熙帝令科爾沁親王覆書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噶爾丹果選騎兵三萬名，沿克魯倫河南下。克魯倫河在外蒙古東境，他到了河邊，竟停住不進。康熙帝又令科爾沁致書催促，去使還報，噶爾丹聲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等待借到，立刻進兵。真是乖刁。科爾沁復馳奏北京。康熙帝道：「這都是捏造謠言，他道是前次敗走，因火器不敵我軍的緣故，所以佯言借兵，恐嚇我朝，朕豈由他恐嚇的？」料敵頗明。遂召王大臣會議，再決親征。

康熙三十五年，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軍出東路，遏敵前鋒。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斷敵歸道。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獨石口趨外藏古，約至克魯倫河會齊，三路夾攻。是年三月中，路軍已入外蒙古境，與敵相近，東西兩軍，道阻不至，帝緩兵以待。訛言俄兵將到大學士伊桑阿懼甚，力請回鑾。康熙帝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師北征，若不見一賊，便即回去，如何對得住天下？況大軍一退，賊必盡攻西路，西路軍不要危殆麼？」叱退伊桑阿。不愧英主。命禁旅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還是議論紛紛，各執一見，帝獨遣使噶爾丹，促他進戰。噶爾丹登高遙望，見河南駐紮御營，黃幄龍纛，內環軍幔，外布網城，護衛兵統是勇猛異常，不由的心驚脚癢，拔營宵遁。狡黠的人，往往膽小。翌日，大軍至河北岸，已無人迹，急忙渡河前追，到拖諾山，仍

不見有敵蹤，乃命回軍。獨命內大臣明珠，把中路的糧草，分運西路，接濟費揚古軍。

是時噶爾丹奔馳五晝夜，已到昭莫多，地勢平曠，林菁叢雜，噶爾丹防有伏兵，格外仔細，步步留心。俄聞林中噦聲突發，擁出一彪兵來，統是步行，約不過四百多名。噶爾丹手下尚有萬餘人，統是百戰劇寇，遇着這廝小小埋伏，全不在意。大衆爭先馳突，清兵不敢抵抗，且戰且走，約行五六里，兩旁小山夾道，清兵從山右趨入。噶爾丹勒馬遙見小山頂上，露出旗幟一角，大書大將軍費字樣，便率衆上山來爭。清兵據險俯擊，矢銃迭發，敵兵毫不懼怯，前隊倒斃，後隊繼進，幸虧清兵陣前設列拒馬木，阻住敵騎。噶爾丹乃止住東崖，依崖作蔽，一面令部兵舉銃上擊，聲震天地。自辰至午，死戰不退。忽山左遠出清兵千名，襲擊噶爾丹後隊，後隊統是駝畜婦女，只有一員女將，身披銅甲，腰佩弓矢，手中握着雙刀，脚下騎着異獸，似駝非駝，見清兵掩殺過來，他竟柳眉直豎，殺氣騰騰，領着好幾百悍賊，截殺清兵。清兵從沒有與女將對仗，到了此時，也覺驚異，便與女將戰了數十回合，只殺得一個平手。不料噶爾丹竟敗下山來，衝動後隊。山上清兵，從高臨下，把子母礮接連轟放。山脚下烟霧迷漫，但見塵沙陡起，血肉紛飛，敵騎抱頭亂竄，約有兩三個時辰。山上山下，只留清兵，不留敵騎。清兵停放銃礮，天地開朗，準部兵倒地無數，連穿銅甲的這位女將，也頭破血流，死於地下。紅顏委地，用古戰場文中，却未曾載入。看官！你道這員女將是那一個？就是噶爾丹妃阿奴娘子，準部呼他爲可敦。此時札薩克汗的愛姬，未知尚生存否？若尚存在，到可升作可敦了。可敦善戰，力能抵住清兵，只因噶爾丹聞後隊被襲，返顧却退，清兵乘勢殺下，敵兵大亂，自相凌藉，遂至可敦戰歿，只逃去了噶爾丹。

費揚古止諸將窮追，收兵回營，當即置酒高會，與諸將道：「今日戰勝，都是殷總兵化行之力。殷總兵勸我如此設伏，方得一鼓破敵，還請殷總兵多飲數盃，聊申本帥敬意。」說畢，親自酌酒，遞與殷化行。化行雙手捧盃，一飲而盡，接連又是兩盃，化行統共飲乾，離座道謝。化行是甯夏總兵，上文曾敘說費揚古率陝甘兵出甯夏西路，化行隨征獻計，得此勝仗，所以費揚古特別獎勞。當時清營中歡聲雷動，由費揚古飛報捷音。康熙帝大悅，慰勞有加，仍

命費揚古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自率禁旅還京。第二次親征，第二次班師。

噶爾丹復奔回厄魯特，途中聞報僧格子策妄阿布坦爲兄報讎，佔據準噶爾舊疆，拒絕噶爾丹。噶爾丹欲歸無所，竄居阿爾泰山東麓。康熙帝聞噶爾丹窮蹙，召使歸降。噶爾丹仍倔強不至。越年，康熙帝復親征，渡過黃河，到了甯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軍深入，并檄策妄阿布坦助勦。噶爾丹聞大軍又出，急遣子塞卜騰巴珠，到回部借糧。回部在天山南路，當噶爾丹強盛時，亦歸服噶爾丹，至是回人將其子拘住，囚獻清軍。噶爾丹待糧無着，不知所爲，左右親信又相率逃去，或反投入清營，願爲清兵嚮導。噶爾丹連接警信，有的說「清兵將到」，有的說「策妄阿布坦亦領部衆來攻」。有的說「回部亦助清進兵」，好像打落水狗。一夕數驚，徬徨達旦。噶爾丹自言自語道：「中國皇帝，真是神聖，我自己不識利害，冒昧入犯，弄得精銳喪亡，妻死子虜，目今進退無路，看來只好自盡罷了。」遂卽服毒而死。

帳下只遺一女，他的族人丹吉喇，便挈了他的女兒，隨帶噶爾丹骸骨，擬至清營乞降。札薩克汗愛姬不知下落，想已被噶爾丹弄死了。不想中途被策妄阿布坦截住，將丹吉喇等細綁起來，送交行在。康熙帝頒詔特赦，命丹吉喇爲

散秩大臣，噶爾丹子塞卜騰巴珠，也得了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編入察哈爾旗。土謝圖車臣札薩克三汗，遣歸舊牧。此時土謝圖汗與札薩克汗相遇，不知應作何狀。闢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增編部屬爲五十五旗，朔漠悉定。康熙帝銘

功狼居胥山而還。第三次親征，第三次班師。既至京師，大饗士卒，俘得老胡人數名，能彈箏，善作歌，帝賞以酒，各使奏技。

中有一人能作漢語，笳歌淒楚，音調悲壯，但聽他嗚嗚咽咽的唱道：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康熙帝聞歌大笑，並賞他金銀數兩，橐駝一匹。小子讀這歌詞，又技癢起來，隨作詩一首道：

絕北親征耀六師，往還三次始平夷，鐫碑勒石誇奇績，算是清朝全盛時。
看官欲知後，請至下回再閱。

天生尤物，必傾人國，既亡札薩克，復亡土謝圖，至車臣部亦遭累及，甚至噶爾丹亦因此興師，因此覆滅。是可知妹喜禍夏，妲己禍商，褒姒禍周，史冊垂戒，非無因也。康熙帝爲有清一代英主，三次親征，卒平朔漠，撻伐之功，未始不盛，但必鐫碑紀績，沾沾自喜，毋乃驕乎？秦始皇瑯琊刻石，寶車騎燕，然勒銘殊不足訓。以康熙帝之明，胡爲效此假故事以警世，揭心迹以垂譏。作者之用意深矣。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冢嗣被黜 罹文網名士沈冤

卻說康熙帝聰明英武，算作絕頂，卽位以後，滅明裔，掃叛王，降臺灣，和俄羅斯，服喀爾喀，平準噶爾，他的聖德神功，小子已敘述大略。他還巡幸五臺山，共計五次，南巡又六次。巡幸五臺的緣故，有人說他是出去省親，因順治皇帝卽位十八年，看破紅塵，到五臺山削髮爲僧，康熙帝屢去探視，每到五臺，必令從騎停住寺外，單身進謁，直至順治帝已死，方才不去。這件事只可付作疑案，小子未曾目見，不敢信爲實事。若講到巡幸東南，東華錄上明明說爲治河的緣故，其實康熙帝意思，亦並不是單爲治河，當時治河能手，有于成龍、靳輔等人，專管河務，都是考究地理，熟悉水性，難道康熙帝真是生而知之的聖人，略略巡閱，便能將河道大勢了然目中，格外籌畫的精密麼？他的深意，無非是昭示威德，籠絡人心，所以禪山、謁陵，蠲租免稅，凡經過的地方，威德並用，東南的小百姓，從此怕他的威嚴，感他的德惠，把前明撇在腦後，個個愛戴清朝。清朝二百多年的基業，就此造成。若呆讀東華錄上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康熙帝的作用？

小說中有這般大議論，可謂得未曾有。但大書於敘述間，亦常夾有微議，我請將原文略換數

字指示閱者云若果讀此書的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著書人的作用

只是康熙帝恰有一大失著晚年來弄得懷喪異

常到去世的時候反致不明不白待小子細細道來康熙帝有二十多個兒子長子名叫允禔就是初征噶爾丹時作裕親王福全的副手古語道『立嫡以長』論起年紀來允禔應作太子但他乃妃嬪所生不由皇后產出皇后何舍里氏只生一子允禔允禔生下皇后便歿康熙帝夫婦情深未免心傷且因允禔是個嫡長宜爲皇儲就於允禔二歲時先立爲皇太子二歲立儲未免太早後來重立皇后妃嬪亦逐漸增加一年一年的生出許多兒子內中有四皇子胤禛秉性陰沈八皇子允禩九皇子允禪更生得異常乖巧康熙帝格外愛寵一點但既立允禔爲太子自然沒有掉換的心思允禔漸長就令大學士張英爲太子師傅教他詩書禮樂又命儒臣陪講性理南巡北幸時亦嘗帶了允禔出去遊歷總算是多方誘導至親征噶爾丹又要太子監國宮廷中也沒有生出事來

噶爾丹既平東西南北都已平靖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康熙帝春秋漸高也想享點太平弘福有時讀書有時習算有時把酒吟詩選了幾個博學宏詞老先生陪侍左右與他評論評論這老先生輩總是極力揄揚交口稱頌康熙帝又叫他纂修幾種書籍什麼佩文韻府什麼淵鑑類函什麼數理精蘊什麼曆象考成什麼韻府拾遺什麼駢字類編還有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皇輿全覽等書就是人人購買的康熙字典也是這時候編成的開了書櫥一律搬出每種書籍統有御製序文究竟是皇帝親筆也不知是儒臣捉刀淺筆成趣小子無從深考但日間與儒臣研究

書理夜間總與后妃共敘歡情枕邊衾裏免不了有陰謀奪嫡媒孽允禔的言語起初康熙帝拿定主意不聽婦言後來諸皇子亦私結黨羽構造蜚語吹入康熙帝耳中漸漸動了疑心宮中后妃人等越發搖唇鼓舌播弄是非你唆一句我挑一語簡直說到允禔蓄謀不軌窺伺乘輿可笑這個英武絕倫的聖祖仁皇帝竟被他內外蠱惑把允禔當作逆子看待怪不得周幽晉獻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竟降了一道上諭廢皇太子允禔并將他幽禁咸安宮令皇

長子允禔及皇四子胤禛看守於是這個儲君的位置諸皇子都想補入皇八子允禩模樣兒生得最俊性情亦格

外乖刁，在父皇面前，越自殷勤討好，暗中却想害死允禔，絕了後患。

事有湊巧，有一個相面先生，叫作張明德，在都中賣藝騙錢，哄動一時。貝子貝勒等，統去請教，明德滿口趨奉，統說他是什麼富，什麼貴。看官！試想社會中，人有幾個不喜歡奉承？因此都說這明德知人休咎，彷彿神仙一般。允禔懷着鬼胎，暗想自己相貌，究竟配不配做皇帝，遂換了衣裝，去試明德，誰知明德一邊早已有人知風通報，等到允禔進去，明德卽向地跪伏，口稱萬歲。允禔連忙搖手，明德見風使帆，導允禔入內室，細談一番，一面說允禔定當大貴，一面又俯伏稱臣。允禔喜甚，不但露出真面，反與明德密定逆謀。明德僞稱有好友十餘人，都能飛檐走壁，他日有用，都可招致出來効勞。允禔遂與他定了密約，辭別回宮，甫入禁門，遇着大阿哥允禔，被他扯住，邀至邸中，原來允禔曾封直郡王，另立府邸，當時屏去左右，向允禔道：「八阿哥從那裏來？」滿俗向稱皇子爲阿哥，所以允禔沿習俗語，叫允禔爲八阿哥。允禔道：「我不過在外邊閑游，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允禔笑道：「你休瞞我！張明德叫你萬歲呢。」允禔驚問道：「大阿哥如何曉得？」允禔道：「我是個順風耳，自然聽見。」允禔道：「你既曉得，須要爲我瞞過父皇。」允禔道：「這個自然，只可惜允禔不死，昨日聞有消息，父皇欲仍立允禔爲太子。」允禔頓足道：「這恰如何是好？」允禔道：「我恰有一個妙法，但不知你做皇帝，什麼謝我？」允禔道：「我若得了帝位，當封大阿哥爲並肩皇帝。」允禔道：「不好，不好，世上沒有並肩皇帝。況我仍要受你的封，不如勿做爲是。」急得允禔連忙打恭，懇求妙策。允禔道：「你既要我設法，現在牧馬廠中，有個蒙古喇嘛，精巫蠱術，能咒人生死，若叫他害死允禔，豈不是好？」允禔非真心待弟，觀下文便知。允禔喜甚，便託允禔卽日照行，揖別而去。想做皇帝，便要弄殺阿哥，帝位之害人甚矣。

允禔卽去與蒙古喇嘛商議，蒙古喇嘛，名叫巴漢格隆，與允禔爲莫逆交，至是允禔與商，便取出鎮壓物十多件，交與允禔。允禔攜歸，想去通知允禔，轉念道：「我明明是皇長子，太子既廢，我宜代立，爲什麼去助允禔？」當下